

◆ 安庆人物谱

龙山三隐士

曹金如

明末清初，安庆北门外的大龙山之麓、石塘湖畔，曾聚集着一批明末遗民。国破家亡，社会持续动荡，深深刺痛了他们的心灵。他们坚守民族大义，拒绝入仕，隐逸山林，过着布衣素食的民间生活。他们结交知己，相聚言欢，既纵情诗酒，又放怀山水。其中，就有居于杨桥大龙湾的刘鸿仪与阮濬、钱澄之等，各自的居住地相距不远，交情甚笃。

刘鸿仪，明末清初诗人、画家，字超宗，因居大龙湾深庄而取别号“深庄”。刘鸿仪十八岁时为诸生。康熙二年(1663)与康熙十六年(1677)两中副榜，授国子监典籍。刘鸿仪喜游历山水名胜，所到之地，都以诗画言志，抒发自己的情感。由此，诗人祝祺曾在《寄刘超宗深庄》中写道：“幽人家住大龙山，日写烟云笔墨间。好景烦君赠图我，石塘春雨杏花湾。”

刘鸿仪的诗多效法唐体，其画作也因独具韵味而被人们争相珍藏，时人称其诗、书、画为“刘氏三绝”。刘鸿仪晚年居深庄茅舍，以种竹养花自娱，八十一岁寿终。著有《见闻录》《读书偶钞》《深庄诗文集》。其画作也被《中国画家大辞典》收录。

阮濬(生卒年不详)，字季子，怀宁人，阮大铖之子。明末清初在世，终生隐居于安庆城北大龙山中。其性格放荡不羁，无论冬夏，只穿一件破衲，故别号“一衲”。顺治三年(1645)初夏，安庆城溃，清兵入侵。阮濬心灰意冷，从而隐居于大龙山下。阮

濬嗜酒，出游时常“携一仆，担酒坛、画具，任意遨游，遇惬意处即作淹留。”其诗“具郊寒岛瘦之致”；其画“枯木数枝，别有寄托”。阮濬工诗善画，故与杨桥深庄刘鸿仪结为知交。阮濬在临死前再三嘱托刘鸿仪在其墓碑上只题“此饮者阮一衲之墓”八个字。不幸的是，没过多久，阮濬真的去世了。刘鸿仪遵其所嘱，将其葬于生前庐居之侧，且在其生前居所大门头悬挂“一衲庵”匾额。阮濬没有子女，刘鸿仪每年都要带一只鸡和上好的酒，到其墓前凭吊。每每至此，刘鸿仪总是一边用酒浇洒墓地，一边念叨诗句：“酬君君不知，去去复回顾。一片纸钱灰，飞上梅花树。”

因有这段佳话，阮濬的墓地也成为后世文人墨客搜寻考证之地。据朱益华《五埭坡纪事》记述，1996年前后，他曾与地方文史大家金杏邨在大龙山寻找阮一衲的墓地。当时墓碑犹存，上书“清处士阮公季子之墓”，碑的背面为任塾所书碑记。此碑文内容，在《阮氏宗谱》中亦有记载。

钱澄之(1612—1693)，初名秉铨，字饮光，晚号田间老人，安徽桐城(今枞阳县)人，明末爱国志士、文学家。明亡后参加抗清活动。南明时期曾任翰林院庶吉士等职。晚年归隐著述，著有《田间易学》《田间诗学》《藏山阁集》等。作为皖江文化的重要诗人，他与顾炎武、吴嘉纪并称江南三大遗民诗人，王夫之推崇其“诗体整健”，归隐大龙山时与刘鸿仪过往甚密，并常与其附诗唱和。



窑火记忆 余清秀 摄

◆ 安庆地理

龙眠山的春

汪文义

桐城的春，是龙眠山的云雾织就的，是小花茶的叶尖托举的。远山沉黛，薄雾如絮，漫过鲁硤山的脊线，漫过三十三个村落的茶园。茶树隐在缥缈里，与野兰为邻。晨露凝在芽尖，叶儿便在云气里慢慢舒展，将山气与兰香悄然凝于叶脉。

循着茶香入山，我遇见老茶农许师傅。他今年六十七岁，掌心的茧像茶树的老皮，沟壑里藏着半生茶事。每天凌晨四点半，他踩着露水上山，指尖轻捻，只摘一芽一叶的嫩蕊，生怕惊落叶上的晨露。我问为何不用机器，他笑笑，眼角的皱纹里盛着山野的质朴：“机器没轻重，伤了芽尖，茶就失了魂，藏不住兰香。”他的茶园从不用除草剂，只喂饼肥和绿肥，茶树便长得干净，带着泥土的朴拙气。下山时，他肩挑两筐鲜叶，竹篓一晃一晃，像挑着整个龙眠的春天。

鲜叶入锅，非遗传承的火候里藏着岁月的讲究。火温拿捏得恰好，摊放、杀青、理条、烘焙——炭火慢烘间，兰香便被锁进茶骨，那是大山独有的呼吸。许师傅说，他十六岁跟着父亲学炒茶，第一锅炒糊了，被父亲骂了三天。“炒茶是细活，急不得，慢工才能出真味。”他顿了顿，目光望向茶山，带着几分怅然：“现在年轻人不肯学这苦手艺了，守着灶台太熬人。”可话音落时，眼底又亮着光：“但只要我还做得动，这口兰香，就不会断。”

沸水冲下，蜷缩的芽叶缓缓醒来，如兰瓣初绽，根根亭亭立在杯中。汤色清绿透亮，似揉碎了一汪秋水；兰香幽幽漫开，不烈不浮，却直抵心底。轻啜一口，初显微苦，旋即回甘，漫过舌尖，缠在喉间，久久不散。这便是小花的魂：色是山的翠，香是兰的幽，味是时光的醇。

这杯茶，盛着岁月，也盛着烟火；是明清贡品的旧荣光，是非遗传承的新坚守；是七万余亩茶园的生机，是四万茶农的盼头；是茶旅相融的诗意，是山水与人文的相逢。唐湾的民宿、黄甲的体验馆、杨头村的农文旅融合，都裹着这缕茶香，把龙眠的春，递到更远的地方。

遥想当年，方以智于深林论道、戴名世在寒灯下著书，手边想必也有一盏这样的清茶——文都的风骨，本就是茶香养出来的。

静坐窗前，泡一盏小花。看杯口雾气轻绕，似龙眠山的云雾漫过眉弯；听山风穿过茶枝的声响，如老茶农的低语轻绕耳畔。忽然懂了“小花”二字，从不是简单的名字，是整座龙眠山的春，都在杯中醒了。

◆ 流年碎影

采茶往事

许若齐

在皖南，茶季的日子是最为忙碌的。男人们披星戴月地犁田耙地、放水插秧；女人则宿露餐风地进茶园、下菜地。当地的茶事语言如是说：新茶采在先，捧得高似天；若要迟一脚，丢在山半边。时间于茶叶的成色与品质至关重要——清明前的茶为“明前茶”，谷雨前的茶为“雨前茶”，皆属春茶里的上品。

我们这些中小學生也被动员起来，帮着采茶。采茶是一种单调、乏味的体力劳动，绝无舞台和屏幕上所表演出来的轻歌曼舞、诗情画意，更不是今天游客钻进茶园，搔首弄姿装模作样拍几张打卡照片。我们戴着斗笠，背着茶篓，带着一种特制的凳子(独脚，插在地上可坐)，高一脚低一步地走进漫山的茶园，整个过程无非就是眼明手快地把一片片嫩叶从枝条上撸下来。

枯燥是难免的，乡民间的“打情骂俏”也就是家常便饭了。此时，整个茶山显得活泼非常、热闹非常。惟有我们这些半大的男孩懵懵懂懂地傻笑，年轻的女班主任则羞红了脸。所谓的茶歌茶戏大概都发源于此，本原上是荤兮兮的，一次次的加工使它们不断地纯洁起来，从而进入了艺术的殿堂。

我们也是有骚动的。离开了父母，也就暂别了他们的管制与唠叨，无异于从笼中放飞的一群小鸟，叽叽喳喳。春光明媚，漫山遍野火一样开放的杜鹃花，一层又一层逶迤起伏，清澈见底

的潺潺小溪里，有鱼儿在怡然自得地游动。

老天经常变脸，才春雨潇潇，太阳又光芒万丈地当头晒了。要不了半天，我们一个个像烤红的大虾。偷懒的人躲进茶园深处，摊开塑料布，躲在阴凉下，没想到惊动了几只野鸡，忽扑扑地飞将起来。

雨后天晴，小竹笋像是突然冒了出来。傍晚收工，去小山坡的竹林里钻一钻，定能拔到一大把粗细不一的翠绿笋子。最好能与五花肉放在一起红烧，或用腊月腌的咸肉炖。我们搭伙在村里的食堂，天天吃的是腌菜烧豆腐，无限向往竹笋烧肉。

一栋徽式老屋的阁楼是我们十几个男生的栖身之地。老屋据说是清朝的，有一百多年了，直挺挺的青石门柱，横粗的冬瓜梁、雕花的窗棂，当年该是个大户人家。楼梯窄且陡，夜里方便时很不方便，只好置一粪桶于阁楼上。主人每天早晨准时上来抬桶，一副心满意足的模样，好像家里办了一个小化肥厂。

茶乡最美的时光当属黄昏。晚霞给起伏的群山镶上了炫目的金边，袅袅的炊烟飘忽在白墙黑瓦之上。飞鸟归巢，耕牛收栏，采茶的人背着茶篓满载而归。我们晚饭后无所事事，坐在晒谷场的石碾上，看天空一点点变得湛蓝。老乡们可没有歇息，新采下的茶叶要赶紧摊铺在大张的蔑席上，否则会闷坏的。先是要倒进揉茶机揉几遍，茶叶变成条状，也干燥了一些，最后倒进茶锅翻炒，几个来回，浓郁的芳香四散开来。

炉膛敞亮，烧着大块大块的劈柴。火舌欢快地舔着锅底，也映着炒茶人大汗淋漓的脸。“打夜桌”(方言，夜里干活)时，生产队会安排人送来油汪汪的蛋炒饭，不要钱的，一年就这么一次。老乡们端着碗立在屋外吃“夜宵”，青石板一样的天穹里，一颗颗星星亮晶晶地眨巴着，春夜的微风徐徐地吹送，好几里外都能闻得到茶的香气。

